

过村锁线

吴 象 著

蘇子州
解

目 录

苏科之死.....	(1)
伤筋.....	(8)
过封锁线.....	(27)
荣誉军人李万钧.....	(43)
七个对二百四十个.....	(47)
文化兵郝宝璜.....	(49)
漫画閻錫山.....	(52)
铜堡城——战犯們的坟墓.....	(55)
人間地獄——太原城.....	(58)
丑態无恥的“人民服务队”.....	(62)
风沙、灾难、豫北.....	(65)

苏科之死

面前是一封成文写来的信，一封使我的心沉痛的信。那一行一行横斜的字，针尖一样刺进我的眼帘：

“……人都冲散了，我躲在斜坡的草丛里，苏科就在前面凹坎底下，离我不过五十米远。

六七个敌人向山上走来，大约是搜索的，我感到心脏剧烈的跳动，竭力设法把自己隐蔽起来，本能地捏紧了我的手榴弹。

突然，土坎边闪了一下火星，‘拍！’一个敌人跌倒了，敌人骚动了——卧到，向土坎密集的射击着。我只好叫苦，他一共只有七颗子弹呀！

苏科没有回击，敌人迟疑了，探着头观察，前进！但是，‘拍！’又是一声冷枪，所有的敌人又都重新卧到了，密集的射击再一次开始，而且更加猛烈，土坎的尘土冒着黄烟，苏科不能不同击了，我焦急地竖起耳朵数着，糟糕，七颗子弹打完了。

敌人又站起来，继续前进！可怕的寂静中，什么声音也没有，除了那沉重的皮鞋碰石头的音响！

忽然，我又隐约地听见土坎下边有铁片的响声，但我怀疑是否是自己的错觉：因为我心跳得实在太剧烈了，我的呼吸也窒息了。过度的焦躁，愤怒，使我紧张到饱和点，全身颤得几乎支持不住。

两个敌人进到凹坎面前，突然，苏科站起来了，三个人

扭住了，突然，‘轟……轟！’震耳的爆炸声，强烈的火药气味，扬起的浓雾般的尘土……我最过去了。”

苏科的结局，被写得如此生动，使我似乎亲眼看见了这壮烈的一幕，但这自然也因为是我太熟悉苏科的缘故。我的心很乱，悲悼着苏科，脑子里就涌现出关于苏科的种种回忆来。

成文是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。去年春天，我去抗大六分校学习，听说成文在×队，我便去看他。

“这是苏科同志——我们的班长！”成文指着一个矮小的中年人向我介绍。

这中年人穿着很整齐的斜纹布军装，他谦和地笑着，客气地让我坐到炕上。

“关于这个房子的方面，实在乱弹琴，连条管子也没有！”他很抱歉似的向我解释，那满口的四川腔以及那特殊的说话方法使我马上想到：“一定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！”我仔细一看，发现他左耳下有个触目的黑伤疤。

在我回去的路上，成文用一种轻蔑的神情评论着他们的班长：“说资格人家真老，当指导员就当了一年。不过实在不敢恭维，是个典型的农民！”

三天之后，我也编到了×队，而且和成文在一个班。于是也渐渐熟悉了苏科同志。

也许是由于他参加革命时间长，衣物积累得较多，所以他的包袱比谁都大。在他的包袱里，有去年发的单军衣，都还是全新的，一次也没有穿过。另外还有五双新布鞋，四双新袜子，也都没有穿过，可以看出他在穿戴方面是很节俭的。他对那些东西，大约也很爱护，几乎每隔一个时期，总要很珍贵地打开整理一番，又原封不动地包起来。成文对他这一点，却很不顺眼。有一回，苏科同志又整理自己的包袱，有

一双袜子，大概是他找老乡做的，脚跟上还有些花花绿绿的东西，成文故意把那双袜子抽出来，让大家看那花花绿绿的袜底，并大声笑着喊：“看多漂亮啊！”

“搞么——事末！”苏科立刻急躁地用他那四川特有的声调和嗓音叫喊着，并立刻把袜子抢回来，整理一番，又包起来。

据说他还积存有十多元硬币（不过谁也没有见过）。成文又来故意逗他：“你留那些硬币有什么^个用呢？”

“同志得，关于这个方面，自有他伟大的作用啦！”他回答着，脸上显出一种和善的意味的深长的微笑。

检查内务的时候，我们这班是第一，这不能不归功于苏科同志，他抓的紧，自己也干得积极。他待人很谦和，特别喜欢找人问字。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缺点的话，那就是他在说话方面有时确实有些噜嗦，不够清楚，加上他又常好使用“关于这个方面的时候”的口头禅，难免使人感到有些别扭。当然，这只是由于他缺乏这方面的锻炼，怪不得大惊小怪。但成文，却感到甚为厌烦，甚至不能忍受。因为这一点，成文找我谈了几次：“可笑极了，连话也说不清。”

“同志，这是因为他缺乏这方面的锻炼。这样看问题是不对的。老同志有很多优点，是我们所不及的！”我劝告着说。

“优点当然有囉，谁还能没有一点优点呢？不过这太可笑了，简直……”成文做了个执拗的手势，随着又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来。

苏科因为文化程度低，上课不能记笔记，便在自习时抄别人的，他很费劲地很耐心地抄着，有时连别人的错字错句

都毫无遺漏地抄上去了。他的筆記本極多：硬壳的、報紙的、粉蓮紙的、大的、中等的、袖珍的，應有盡有，雖然如此，他還要時常買紙訂本子。

有一次他又訂本子了，這是個粉蓮紙的大本子。照例，訂好了是要切的，於是，他又很認真的拿刀拿尺來切起來了。但是沒切好，斜了。再切，切好了上面，下面又斜了。再切，上面切好了，下面也切好了，拿起來放到眼角上一瞄，切齊了，很滿意；但是，翻過來一看，糟了，變成正方形了，太難看。再切吧，再切，又斜了，再切，再切……汗珠已經從額角上冒出來，一個很大本子，就這樣切得所剩無幾了。

抄別人的筆記，連錯字也抄上，不用說是由於文化水平低。有本子，還要訂本子；訂本子，切了又切，只嫌不整齊，這充分說明蘇科同志不但學習熱情高，也說明他作什麼事，都很認真。可是所有這些，成文也都覺得很不順眼。

成文對蘇科的态度很不好，但我卻沒有見到蘇科對成文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。

記得蘇科同志對成文也曾發過一次大脾氣。不過那卻不能怨蘇科同志。事情是這樣的：

有一次：我們全連去和順背糧，因為好多天才能回來，大家都帶了被子去，蘇科把棉被留在家里，卻把他那心愛的漂亮的日本毯子和那個大包袱帶了去。這本來也不算什麼，成文却也悄悄地指着對我說：“你看這家伙有什麼出息！”

路上休息的時候，成文含有譏笑意味地對蘇科說：“班長，你的模範作用吃苦精神真好呵！背糧還帶包袱來！”

蘇科毫不在意地回答說：“關於這方面的時候，你不懂，帶來方便些！”

“當然囉，帶來可以鍛煉身體，也省得睡不着覺！”成

文毫不放鬆地甚至帶有惡意的諷刺着，周圍的一些只顧開心却不看是非曲直的人附和着响起了刺耳的哄笑。

這太難堪了！蘇科不能忍受，他臉漲紅的象豬肝一樣，觸目的黑傷疤在耳下顫動起來，他終於惱怒地咆哮了：“要你管什麼！”

“開不起玩笑拉倒，何必用這樣的態度呢？”成文還嫌不滿足，冷冷地把頭轉過去了。

“態度，你刺激人，我就是動態度。這個態度還小呢？你試試看，孫子才不敢給你大態度。你這樣刺激人，娘老子也不能答應！”

這一場衝突很嚴重，但是經大家一勸，蘇科的怒氣就平息下來了。

背糧回來了，我和成文都只背了廿多斤，但已經壓得受不了——每天掉隊。蘇科呢？雖然背着他的大背包，但竟背了粗粗一口袋，比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還多。而且，一到宿營地，挖野菜，拾柴火，比誰都干得起勁。

一天黃昏，我和成文又掉隊了，无可奈何地坐在河灘里休息。腳痛得抬不起來，肚子餓得亂叫，蒼茫的暮靄已漸漸濃了，宿營地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。我們正忧虑地沉默着，突然，對面跑來了一個矮小的中年人——那就是蘇科。他一看見我們，就快活地天真地叫起來：“我以為你們還遠呢？真是——累壞了吧！”他親熱地跑過來，扛上我們兩個人的糧食，我們拉也拉不下來。

“客什麼氣么！我頭里走，再轉一個彎，向里一指就拐到——××村。”他爽朗地說着，就健步如飛地走了。

走了几步，他又回過頭來笑着說：“慢慢走好了，關於今天飯的方面，太好了——還有一大鍋黃豆稀飯！”

沒有糧，輕鬆多了，我們站起來移動自己的沉重的步子，前面蘇科一扭一扭愈來愈小的背影，漸漸的模糊了，消失了，我十分感動。

成文的样子更狼狽，滿臉紅腫的被風吹干了的汗污，不顧貌的長頭髮從帽沿下伸了出來。鞋破了，腳上有泡，一跛一跛的拐着，他低着頭，好像在沉思什麼；忽然，他緊緊地捏住了我的手，極其真摯地說：“同志，吃苦耐勞，我們真不如老干部！”

然而回來沒有幾天，成文對蘇科的種種，又不滿起來了，他又這樣對我說：“這樣保守，簡直無法忍耐！”當時我雖然又勸告了他一次，但仍無甚作用。

不久，我調出來工作了，成文還常在信里提起蘇科：

“……還是那樣，每隔一個時期包一次包袱，我實在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了……”

但現在成文的信，卻以高度尊敬的情感，告訴我蘇科壯烈犧牲的故事，這使我不得不脫離了回憶，繼續把信讀下去，我要知道成文對這事的感想：

“……我清醒過來已經是夜深了，覺得餓得無法忍受。我抬起頭來，朦朦的寒月籠罩着寬闊的河床，對岸模糊的樹叢顯得更其辽遠了。這是我所熟悉的榆社通雙峯的大河，於是我想起了白天的一切事情，想起了蘇科的死。

遲疑了很久，我才畏縮地站起來，決心下去看一看蘇科的尸首。夜，這樣寂沉的夜呵！河水底單調的幽怨的鳴咽，占領了整個空間，夜風從側背後來，我連打了幾個寒噤。

我戰戰兢兢地走到圓尖面前，一股沖鼻的濃味幾乎使我再暈倒下去。我看見蘇科的尸首，全身不禁痙攣起來，這是幅何等悲慘的圖畫呵！他的尸首是斜躺着的，下身燒焦了——

大块，左臂炸爛了一半，鮮紅的血已經凝結——凝結成一個一團一團的固體。有兩團最大的，就象兩只巨大的眼睛，盯住我不放。他死前很悲慘，但他的眼睛，他的牙齒，他的觸目的黑傷疤，都象還活着，都象在跳動，象是在對我說：“看我死的多壯烈呵！”他的槍柄靜靜的睡在他的身旁，散在地下的槍機零件的鐵片，在寒月下，也在一閃一閃的發光……

……回來我病了一場，每晚做惡夢，我痛苦極了，後悔極了，我為什麼要藐視蘇科同志呢？我為什麼不能謙遜地和老干部共同生活呢？——這是我的恥辱！我再也沒向蘇科同志懺悔的機會了，再也沒有了！同志，十分親愛的同志，你應該幫助我，幫助我洗滌自己的恥辱，幫助我學習成為一個謙遜、堅實的青年布爾什維克！

我已經編到武裝宣傳工作隊，明天就要出發到敵占區去。我深深的相信自己的決心和力量，我一定要英勇頑強的同敵人鬥爭，積極真誠的為革命工作，老友，親愛的同志，請為我祝福吧！”

我收起信，透過這頁信紙，我似乎已經面對着成文，親耳聽到他親熱的激動的呼喊，手摸着他年青的劇跳着的心臟：一個熟悉的戰友犧牲，是比任何事情更能激動人的！我相信這個永遠不能忘記的印象會不斷鞭撻着成文前進！然而我終於還是不放心，因為在他的信里，除了對蘇科的尊敬和嚴厲的自譴外，並沒有檢查到過去他為什麼要用那樣態度來對待蘇科同志。深刻認識到他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思想感情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造。因而忧虑着：這是否他又一次歇斯迭里式的沖動呢？

這個問題，使我費力的思索了許久……

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寫于邢台清沙坪

伤 脑 筋

飞机盘旋了兩圈，帶着馬达嗡嗡的巨响俯冲下来，斜过了四五度的兩翼，在阳光下閃着銀白耀眼的芒刺，示威似的显露出天藍色的国民党党徽。人們的心都紧縮起来，更貼紧了地面。

一片谷叶被碩壯的重恹恹地垂着的穗子帶到了李品安的頸弯上，叶尖和湿润的露珠使他感到难忍的奇痒。他惱怒地背过手来拂开，一面自己喃喃着：“嗡嗡嗡，老是嗡嗡嗡，丢个炸彈下来拉倒吧，反正是伤脑筋沒有棺材，炸死总比活埋了强！”

……战斗是拂曉时結束的，一共有一百多俘虜，由团特派員徐力率領着到离火线稍远的临时后方去，但他們在半路上遇見了飞机。

李品安的心被絕望絞痛得要裂断了；從來就倒霉，現在又当了俘虜，唉，伤脑筋！他家在河南西部，弟兄三人，老三在民国二十九年被抽了壯丁，三十一年閩災荒，爹死了，保長逼着交款，網走了老大，后来放回来，还是交不起，逼的跳了井，娘也哭昏了，没办法，把七亩水田卖掉了六亩。冬天，又抽壯丁，抽上他了，他一夜跑了一百三十里，躲到山里亲戚家去，保長把娘押到看守所不放，他只好还是回来当

兵。一家大小七八口子，頂事的只有个十五岁的姪儿，娘和老婆哭的死去活来；他还是被繩子拴着送到师管区去了。去年秋天，他收到隔房叔叔打来的挂号信，說联保主任搶了他老婆去做小，娘哭着跑去講理，被揍得吐了血，老婆吞鴉片自尽了，娘也气瘋了……

突然，李品安身子蜷曲了一下，手用勁抓着一把泥土……

“达达达……”

“达达达达……”

机枪的連續低空扫射，使空气发生了可怖的震盪，接着什么地方傳出了受伤者尖利刺耳的呻吟。

“狗入的，你再凶也是馬后炮了，队伍已經被我們消灭光了！”爬在特派員旁边的通訊員小侯憤憤地罵着，一个子彈壳蹦到前面丈把远的路上，他爬过去拾了，套在大拇指上。“特派員！喂！上面还有洋碼字哩！一定是美国貨，这么粗家伙！”小侯喜悅地叫着，又向同爬。尖瘦的臉被烏黑玲俐的大眼珠照得明亮起来，鼻子下面拖着不卫生的黃鼻涕。特派員做手势制止他动，但是沒有效果。“你这个小鬼，想暴露目标了吧！”他責备着，但声音里却沒有怒意。

飞机終於向西飞了，漸漸远去了，完全消逝了。人們都站起来，長長的舒了口气。特派員跑到发出呻吟的地方，負伤的有兩個，都是俘虜。一个黃褲腿上紅了一大片，斜爬着在惨叫，另一个已經掙扎着坐起来，緊縮着眉头抱着他被打伤了的右胳膊，血從肘边透过衣服，一滴一滴地滴下来，特派員解下自己的綁腿，帮他們去裹紮伤处，從他热誠然而吃力的工作中，可以看出他对这并不熟練，但他面部却有着动人的严肃。看的人越来越多，圍成一圈并且彼此交換着驚訝

的目光。俘虜們都穿着背后开叉的美式黃軍裝，布的質料很粗劣，有的外衣已經沒有，只穿着染有泥漿血污的襯衣短褲，有的还整齐地戴着圓頂硬沿的美式黃軍帽，揹着背包或是包袱。李品安身材特別高大，他的光着的頭伸到了別人帽子的上邊，臉上滿是鬚。

“大家都看見了嗎？你們被騙來打內戰，幸亏沒有打傷！現在蔣介石的飛機來把大家打傷了，難道飛機飛得這樣低，還看不見大家穿的是黃軍服嗎？”特派員把話頓住，用眼睛去扫每一個人。

俘虜們低下頭來，經過短短的沉重的沉默，人悄悄地接話了。

“誰知道看清看不清？上个月在湖北，也是飛機扫死了自己人！”

“看不清？見他娘的鬼吧！反正美國子彈不值錢，中國人也不值錢！”

“兄弟們！”特派員張開口，一雙雙眼睛便都凝視着他。他突然感到憐憫，悲哀與憤怒齊涌而來；他壓抑了一下，才繼續說：“誰要內戰？內戰為了啥？八路軍不要內戰，我們是被蔣介石逼得沒法才還手的，當然你們也是被迫的，我們對你們沒有仇恨。只要放下武器，就是朋友，蔣介石把你們打傷了，八路軍負責把你們醫好！”他激昂地揮了揮手，接着喊道：“通訊員！”

他看見小侯在那邊拾彈壳，便自己走過去。所有的俘虜都轉過臉來，帶着深深的感激望着他，望着他質朴的布軍裝的背影，望着他快而穩的腳步，在成熟谷物的間隙中過去了。

熱淚從李品安眼眶中不听话地溢出來了，他怕人看見，

連忙用粗大的手背偷偷的拭去。

“不要捨了，我寫個信，你快到劉股長那里去要兩付担架，有兩個俘虜挂彩了！”

“自己挂彩的同志還捨不完呢！去捨俘虜？”小侯懶洋洋地回答着，一面還在低頭拾，那些新奇的大彈壳吸引了他的興趣。

“快去！不然流血過多，怕活不成了！”

“活不成就死嘛！這年頭好人都死了那麼多，死兩個俘虜有啥了不起！”

“同志！沒有人在和你玩笑，趕快走，耽誤了要你負責，國民黨軍的士兵都是窮人，是我們自己階級的弟兄，我們要同對自己同志一樣去教育他愛護他，你的態度是錯誤的！”

小侯驚愕地抬頭看了看特派員嚴厲的表情，不敢喘氣了，接着他的嘴顫了起來。

“給！就拿這去！送到後再到幸庄來找我！”特派員把蹣起腿靠在皮包上寫的字條遞給小侯，轉臉對向他走來的班長說：“帶着繼續走吧！間隔大一點，注意防空，我後邊就來！”說完又走到挂彩俘虜身旁，蹲下來溫和地安慰他們……

土路被來往運輸彈藥糧食的大車深深地壓了兩道印，象火車的鐵軌似的，俘虜們黃色的行列又開始緩緩地向前移動。護送的这个班槍上着刺刀，除最前面的三個人外，都走在行列的兩旁，不時警惕的巡邏着。

二

晚飯后，炊事員老閻刷淨了鍋碗，点了支烟吸起来，又递了支給蹲在他近旁的李品安：“吸吧，叫你吸就吸，不要客气，这是老百姓慰劳的，也沒有花錢！”

李品安推辞了一陣，終于收下了，他吸了口烟，問到：“隊長（俘虜对特派員的称号）原来是什么官？有連長大沒有？”

“有連長大沒有？”老閻卖弄地回答着：“比營長还要稍微大一点呢！要按階級說，最少是少校。”

“哦！伤脑筋，难怪上課講得那么好，肚里很有些墨水呢！不过，我这火熄了，再对一对，不过，伤脑筋，我怎么看見他还自己洗衣服呢？”

“八路軍干部吃苦耐劳嘛！”老閻兴奋起来，打开了話匣子，說他生病住医院团长如何亲自来看他，如何送他紙烟雞蛋。但是，李品安听得不很真切，他沉沒在回忆中了。这一天下午，他把仅有的二块銀元捏在手心里，乘隊長一个人在屋的时候，惴惴不安的，悄悄走了进去。他送給隊長，求他放他回家，隊長笑着拒絕了，反而告訴他如果真想回家，八路軍可以发路費。

“不用那么是呀是的了，坐下来談吧，八路軍可不兴国民党那一套！”特派員笑着說。

“是！”他又不由自主地拘攣地併攏了脚跟，惹得特派員禁不住笑出声来，就这爽朗的笑，却打动了李品安。他当了四年兵，受了四年的侮辱和打罵，沒有个長官給他看过笑脸，他把积存下来的一万多法币縫到褲腿里，被排長发现

了，硬說偷的他的，攢了他五十軍棍，錢也沒收了去……老闆還只顧說自己的：“那样的首長真是少見呀，不是我一个人說他好，營上連上的同志，誰提起來都伸大拇指，不过你是怎么搞的呢？想什么心事嗎？”

“我是啥想頭都沒有了，傷腦筋！我只想回家看看老娘！”

“隔着黃河那麼遠，你怎么回去？國民黨打內仗要抓丁，你身強力壯的，還能逃得脫？我看就在八路軍干吧，八路軍對當兵的好！”

小侯走過來，滿臉不高興地，把肩上捆着的一堆白菜茄子一摔，都散到了地上，老闆趕緊去收拾，一面嚷着：“輕點，輕點，當心摔壞！”

“摔壞活該不吃，也不知道給這些人吃這麼好干嗎？都養得同肥豬似的，好跑回去，再拿槍來打我們！”

李品安臉緋紅了，老闆急忙說：“小侯你這不對！”

“不對也是這！你光在家做一做飯，你知道買菜多困難？這地方剛解放，老百姓對八路軍沒有認識，不象老根據地。就怕當兵的买东西不給錢！一開口就是沒有，特派員總是說，錢超過了可以設法報銷，菜非買不可。人家腿都累得拉不開栓了，還是小侯快去小侯快去，好象世界上人都死完了，就只剩下個小侯！”

老闆知道他風一陣雨一陣的脾氣，嘴里說完心里也干淨了，工作還是工作，但是如果逼他呢，就會越來越認真，於是說：“先把鼻涕擦了吧，你照照鏡子，咀翹得能挂把夜壺啦，小孩子生氣多傷身體。”

“事情逼着人生氣！”小侯用袖口擦去鼻涕，竭力做出大人的腔調，接着說：“後方就是嘈雜，前方那有這些事？”

我已經提幾次意見要下連去，特派員總是說這裡沒有人，俘虜工作重要，又說主任怎麼說政委怎麼說，我氣急了就說：調我下連咋說也行，不調我下連毛主席劉師長說也不行。”

“你真是厲害，不過如果硬不調呢？”

“硬不調？”小侯忽然發現老闆是在故意挑逗他，立即改變了口氣說：“那有啥法呢？當兵的還不是只好受壓迫嘛！”

一直在旁邊的李品安，似乎聽的很起勁。這時候他開口了：“你們八路軍不是官兵平等嗎？怎么也壓迫當兵的呢？”這回輪到小侯臉紅了。

“誰說是壓迫當兵的？我的意思是……是……”小侯支吾着焦急地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話：“我們八路軍根本和你們不一樣嘛，根本就比你們好嘛！我的意見是……我方才是講怪話，實際上只要意見正確，條件允許，上級就會採納的。你們當兵的能提意見嗎？”

“嗯！這好！還有嗎？”

“我們戰士都是自動參軍的，”小侯迅速地回答着，因為滿意自己的回答而泛着愉悅的光彩。

李品安吃驚了：“你真是自己願意來當兵的？”

“當然嘍！我們村是左權縣參軍模範，去年初次大進軍，一次就有卅五個自動報名，那一個不是年青青的好小伙子，歡送大會上，穿着新軍裝，婦救會給戴上大紅花，村幹部給牽牲口，吹吹打打的可光榮哩！”

“你呢？”他轉臉去問老闆。

“我原來在閩錫山隊伍里，去年上黨戰役過來的！”

“哦！原來你也是俘虜。”

“不能這樣說！”老闆嚴正地辯駁道：“八路軍是老百姓

姓穷人的队伍，到了八路军，就象到了自己家，解放过来的另一个俘虏从院子右边屋里走出来，脚着根纸圆头对火。插咀道：“刘德忠你们谈啥呀！这么热闹？”

李品安还没有回答，小侯接着问道：“你不是叫李品安吗？怎么又叫刘德忠呢？”

“唉！说起来也伤脑筋，我原来本是叫李品安，今年开小差到信阳，被五五军抓住了，二话没有问就被拉到连上，这个连上的刘德忠开小差跑了，就把我报了刘德忠的名字，听大家说，我已经是第四个刘德忠了。连上抓来顶名字的差不多占了一半，你看伤不伤脑筋！”

“真乱弹琴，蒋介石队伍里什么鬼名堂都有！”忽然有人从背后插了一句，大家扭脸一看，原来是在门上放哨的民兵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。

“你怎么连军装都没有？”李品安问他。

“我是民兵嘛！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，你不信啥叫不脱离生产？我说给你们听吧……”这个民兵演说起来，似乎不是对着四个人而是对着四百个人，那么神气活现地把手摆来摆去。

一个新的天地在李品安面前展开，而且用如此缤纷的色彩把他怔住了，他想抓住其中的什么，但是不能。他不知什么时候，嘴巴便张开在那里，他发出了感叹：“唉！伤脑筋，难怪你们打胜仗，有这么多民兵老百姓帮，一个顶好几个嘛。”

老闆忽然说：“嘿！擦一擦吧，快拖到屋里，太不卫生了。”

小侯不服气地回答着。“你说我不卫生，我还有点不卫生的本事哩！你看！”他把手在鼻子上一捏，表演魔术似的